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

沙海巡逻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边关军歌

写在前面

初春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，额济纳旗西北边境线上，一条崭新的水泥路劈开苍苍，笔直地插入戈壁深处。路旁停着一辆巡逻车，天地间除了几簇稀疏的梭梭树，只剩漫无边际的旷野。结束了一个个点的勘察，正值正午，巡逻分队就地休整。北风裹挟着粗砺的沙砾，将车身打得哗啦作响。就在这漫天黄沙里，一曲粗犷的军歌破风而出——“当年的老兵打出了一口井，井水苦涩却用甜水取名；红柳峡谷黑山下，传来了巡逻的声声驼铃……当兵就在清河口，站成八千里边防线上最西的山峰。”这是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清河口边防连的连歌。清河口没有

河，只有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。守在这里，风是苦的，水是涩的，但正如那口苦涩却名为“甜水”的老井一样，官兵们心中奔涌的是扎根大漠不言苦的信念。巡逻路上吼一曲连歌，是为战友鼓劲的号角，歌声里激荡着前辈留下的豪情与体温，那正是军人挺立沙海戈壁激昂的心跳声。

河，只有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。守在这里，风是苦的，水是涩的，但正如那口苦涩却名为“甜水”的老井一样，官兵们心中奔涌的是扎根大漠不言苦的信念。巡逻路上吼一曲连歌，是为战友鼓劲的号角，歌声里激荡着前辈留下的豪情与体温，那正是军人挺立沙海戈壁激昂的心跳声。

Mic话筒·我在边关

雪漫川藏线

廖平洋

初春的青藏高原，一连几夜都有降雪，风也没有停歇。从扎木到拉萨，600多公里川藏线，色季拉山弯急崖深，稍不留神就是万丈深渊。新驾驶员、下士张攀双眼圆睁，双手握住方向盘，目光盯着前方。

雨刮器划过挡风玻璃，眼前是白茫茫一片。这里是雪山上最难走的一段路，已经驾车行驶一天，疲惫涌入驾驶室。突然，对讲机里传来指导员的提醒：“前方上山，打起精神！”窗外雪粒横飞，寒意渗进骨髓，张攀和坐在副驾驶的教练员姚荣丝毫不敢懈怠。

他们与前车的距离越落越远，张攀右脚一直不加油。“跟上前车！”姚荣提醒道。张攀声音发紧：“班长，有点不对劲。”海拔渐高，缺氧让行慢了半拍。仔细聆听发动机的声音，判断车辆可以继续行驶后，姚荣一面叮嘱前面的路面，一面鼓励张攀道：“别紧张，集中精力。”

转过一个弯，他们松了一口气。为了不让张攀有压力，姚荣讲起10多年前的川藏线——飞石塌方是家常便饭，新兵需要在极端天气下完成考核。那年风雪季，单程任务时间从7天延长至十几天。“越是这样，越要战胜内心的恐惧。”这句话让张攀有了勇气。

翻过山顶，雪越下越大。汽车平稳行驶，发动机的轰鸣声格外刺耳。每次过回头弯，风雪灌进驾驶室，姚荣都会提醒张攀：“踩刹车，减速，小心对向车。”

来到直路上，车灯亮起应急灯停靠歇息。刚喘口气，对讲机便传来指导员的语音：“雪越下越大，待会可能要挂防滑链，各车做好检查，准备下山。”姚荣让张攀按命令做相应准备，他则下车排查刚才动力不足的问题。

姚荣把脸贴近发动机检查油气管路，风卷着雪片打在脸上，衣领灌满雪粒。“工具箱搬来！”他钻进车底，指导员赶来问情况。姚荣边修边答：“增压机问题，中冷管卡子断了。”

海拔4700多米的雪山上，每个人都喘着粗气。姚荣在车底反复确认故障点，十几分钟后排除故障。此时姚荣的手指早已冻得麻木，手套不容易脱下，站在他旁边的张攀赶快帮忙。

姚荣脱掉手套的那一刻，张攀触摸到了一双冰冷的手。抬头看，姚荣的肩膀上落满积雪，头发上结着冰碴，张攀心中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他知道这就是汽车兵坚守川藏线的模样。

在风雪弥漫的川藏线上，一代代汽车兵，就是用这样一双双冻得麻木的手，一颗颗滚烫的心，守护着这条钢铁运输线……

车队继续前进，车灯在雪幕中划出光带，像火龙缠绕高原。张攀握紧方向盘，心里不再恐惧。不管前路风雪多大，有这样一个兵师傅在身边，一定能抵达目的地。



车过雪山。



途中检查。漫画：赵之洋绘

“当兵就在清河口”

张祥 本报记者 戚辰飞

记忆之歌

关于戈壁上的路，一级上士温国营最有发言权。在这片百公里难觅人烟的地方，他已经守了16年。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：每次休假回家，收拾行李时，总会把一套干净衣服放在最上层。

这个习惯，源于一个令人心疼的细节。早年间，官兵休假外出，得先从连队骑骆驼赶往最近的县城车站。在土路上颠簸一路，人成了“土人”。到了车站，战友牵回骆驼，他自己悄悄打开行李换上一身干净衣裳，才踏上归途。

2024年底，连队辖区的主干边防路终于硬化贯通。如今，多数巡逻点可以乘车直达临时停靠点，但通往界碑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依然要靠官兵一双双“铁脚板”去丈量。

“会哨”——每隔一段时间，相邻的兄弟连队就要展开一次联合巡逻。会哨的点位藏在戈壁深处，那些路，原本是前人用脚底板踩出来的便道，官兵往返一趟，鞋底常常磨出血泡。他们编了句顺口溜：“清河口的兵，不怕路远不怕苦，就怕巡逻归来一身土。”

边防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，去年底，那条走了无数遍的会哨便道，终于全部改成了水泥路。那些与“土”有关的记忆，就此被浇筑进历史。

崭新的路向着天边延伸——低矮的沙丘被削平，幽深的沟壑被填满，沙漠用千年风沙雕刻出的地形，在现代机械的轰鸣中改变了模样。

温国营告诉记者，过去从连队走到前哨，直线距离不过十几公里，官兵徒步往返总要一整天。如今行车道修通，乘车巡逻好似有了“飞毛腿”，又快又稳。

变化的又何止是路？如今的清河口，像被按下了加速键：手机信号覆盖了大部分辖区，电力专线直通营区。最令人心头一暖的是，“吃水难”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。

连队有一口老井，名叫“甜水井”。可井里的水，却苦涩难咽。“之所以取名‘甜水’，是因为那代表着心中的希望。”连长额日合木说，连歌里那句“甜水井”，承载着守防官兵铸就的连魂，更是老兵精神的象征。

多年前，连队整体搬迁到几十公里外的新驻地，上级重新打了一口深井，官兵生活用水有了保障。后来，新型净水设备也装上了，大家终于喝上了纯净甘冽的水。

在戈壁官兵眼里，净水设备就是宝。一旦出了故障，守防生活处处不便。为此，连队专门设立了“营管员”，负责设备的维修保养。

一个冬夜，水泵突然停转。二级上士赖李滔钻进观察井检查，发现故障出在水泵内部。“得把水泵吊起来。”他上报情况。

近百公斤重的水泵，连着几十米长的铁管，只能靠人力用绞链一寸一寸往上提。全连官兵轮番上阵，十人一组，有人拉到手臂抽筋，依然咬着牙不肯松手。奋战几个小时后，水再次



图①：闲暇时战士与骆驼亲密互动；图②：在“甜水井”前，连队组织新兵开展传统教育；图③：一级上士温国营在温室大棚种植蔬菜；图④：连长额日合木与妻子萨如拉在界碑前合影。

王子洋摄



喷涌而出。

戈壁的冬夜冷得像冰窖。赖李滔只戴了一双新手套操作，天快亮时，水泵终于归位。全连欢呼声起，赖李滔眼里闪着泪光，悄悄把手藏到背后——他不想让战友看见那一道裂开的血口子。

连歌里涌出汨汨清泉。额日合木说，“甜水井”里奔涌的不只是水，更是一种扎根戈壁不言苦的精神，官兵们管它叫“甜水精神”。

奋斗之歌

“从军的岁月，春夏秋冬总是追着阳光前行。”要说谁最熟悉清河口的黎明与黄昏，温国营和下士王耀雨，必定榜上有名。

人能扎下根，绿色也能扎下根。营区整体搬迁后，周边缺乏社会依托，戈壁滩上寸草不生，但官兵们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，硬是在贫瘠的盐碱地上，开垦出一片“绿色园地”。

温国营是连队第三任种植员。从上一任老兵手中接过这份使命时，老兵的叮嘱犹在耳边：“在戈壁种地，得有愚公移山的劲头。”从此，“愚公精神”便成了温国营的座右铭。

温国营记得，前任种植员曾专程跑了几百公里，到酒泉去拉“好土”。他们先在戈壁滩上刨开砂石，坑底铺上羊粪，再把泥土一层层铺上去。通风、打药、浇水……他们像照料孩子一样日夜守着这片菜地。靠着这股韧劲，土豆、西红柿竟真的扎下了根。

说来奇怪，这里的水喝起来苦涩，种出的西红柿却格外甜。有一回，一位辽宁丹东的军嫂来探亲，在大棚里尝了一口刚摘的西红柿，惊喜地说：

“戈壁的西红柿，甜得有点像咱丹东的草莓！”

天还没亮，温国营就要赶到大棚浇水——夏季戈壁地表温度极高，白天浇水容易烫伤菜根；熄灯前又是用水高峰，水流很细。于是他养成了“披星戴月”浇水的习惯。

那年，额日合木刚调任到清河口，一次凌晨查铺，发现温国营不在床上。找到大棚，只见他坐在小木凳上，头靠着墙，竟睡着了。额日合木轻轻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回去睡吧，让自己流一会儿，你先歇着。”

“那不成！不能浪费水。”温国营一下子惊醒，朝连长摆摆手，“我忙完就回。”

如果说此时忙碌的温国营奏响的是一首“夏夜曲”，那么养殖员王耀雨忙碌时唱的则是一首“冬夜歌”。每年入秋，炊事班就开始筹备冬储。虽说如今物资保障越来越好，但连队为了给官兵调剂伙食，仍坚持自己养猪。

秋冬季是猪崽出栏的时节，也是王耀雨最忙碌紧张的时刻。

王耀雨刚接手养殖员那会儿，对养猪一窍不通。他利用业余时间看资料，慢慢摸索出些门道。一个风雪夜，连队一头母猪要产崽，王耀雨在猪圈里守了整整一夜，第一次亲手接生了小猪崽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冬天，王耀雨都要在养殖场熬上几个通宵。看着一只只初生的小猪崽，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

去年底，王耀雨服役期满。离别那天，他拉着“徒弟”一遍遍叮嘱注意事项。今年底，温国营也将脱下军装。他整理了一本种植日记，心里明白：种植员可以一茬换一茬，但技术和精神得一代代传下去。

信仰之歌

“如果每个人都向往青青草原，谁来守护这戈壁荒漠？”这是额日合木写在日记里的一句话。

这位蒙古族小伙子从小在草原长大，父母都是护边员，家中的草场就在边境线旁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母亲几十年如一日跟着父亲在山上执勤，他很小的年纪，就踩着解放军叔叔的脚印，跟在巡逻队伍后面。

“长大成为一名边防军人。”这颗种子，很早就埋在额日合木心海深处生了根。高考后，他如愿考上地方大学的国防生。他与妻子萨如拉，也是在大学期间相识相恋。

毕业分配时，额日合木主动选择前往艰苦的阿拉善盟服役。他和萨如拉商量：“我想去驻守边防一线……”萨如拉知道，这意味着从此聚少离多，但她依然选择了支持。

2023年，两人领取了结婚证。“等过阵子再办婚礼。”由于任务繁重，额日合木将婚礼一推再推，妻子却没有半句怨言。在萨如拉眼中：“军人的肩膀扛着小家，更扛着大家，我必须无条件支持额日合木的工作。”

阿拉善盟有句谚语：“胡杨活着千年不死，死后千年不倒，倒下千年不朽。”驻守清河口的边防军人，就像胡杨一样御风沙、斗酷暑、战严寒，把忠诚的根须，深深扎进戈壁深处。

每次巡逻前，官兵都会查看天气预报。可大漠的脾气并没有那么听话，常常“打”大家一个措手不及。那年春末，新兵康浩雨迎来第一次出勤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，让他瞬间明白了何

为大自然的威力、何为军人的坚守。点位藏在沙漠腹地，官兵们骑着骆驼出发。午饭后，天还是晴的，走出去10公里，天边忽然翻起一道遮天蔽日的沙墙。

“沙尘暴来了！”军驼训导员让骆驼们卧倒围成一个圈，官兵们蜷缩在圈里。风卷着砂石劈头盖脸地抽下来，康浩雨的眼睛根本睁不开。等风势渐渐缓和下来，大家默默抖落满身沙尘，再次踏上巡逻路。

“巡逻的点位，就是目的地，是哪怕刀山火海也要闯过去的终点。”老兵的一句话，让康浩雨心中涌起一股敬意。

在戈壁与沙漠中跋涉，夏日酷热，隔着鞋袜仍觉得烫脚；冬季寒风凛冽，裹上厚重棉衣，寒气依旧往骨缝里钻。连队每月都有一次适应性训练，官兵吃住住在野外，一边潜伏，一边训练。“巡逻也是战斗，到点到位是咱边防军人的使命。”中士李志顺说。

李志顺入伍第二年，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执勤。那天凌晨，监控显示某界碑一侧出现不明灯光，判断可能有越界行为。班长带领李志顺等人组成应急分队，连夜赶赴一线察看。

夜色如墨，班长带他摸到事发地附近潜伏下来，用望远镜观察。朔风如刀，李志顺伏在地上瑟瑟发抖，班长二话不说，脱下自己的军大衣盖在他身上。



上图：官兵定期探望“纹面女”老阿妈及家人。

冉克举摄



扫码观看更多故事

边关地理志

西南边陲，从云南泸水沿怒江大峡谷驾车向北，经过6小时颠簸，再翻越喜马拉雅山雪线、穿过独龙江隧道，才能抵达独龙江乡。

车窗外，悬崖深不见底。春寒料峭，万物凋敝，唯有高黎贡山深处的山茶花，顶着春雪绽放——朵朵山茶，洁白如雪，扎根石缝。驻守这里的南部战区陆军某连官兵说，那花就像他们自己。

连队卫生员何涛，是一位守防13年的老兵，有战友喜欢喊他“何医生”。他的药箱里除了药品，总塞着压缩饼干和糖果。他说守防日子中最难忘的记忆，一是险峻的巡逻路，二是偏远的村寨。

连队守防的百公里巡逻线有“死亡路”“绝命崖”之称。作为卫生员，何涛一路上保障战友健康；作为巡逻队一员，再远再险的路，他从不掉队。13年间，何涛硬是走遍了辖区内每

一块界桩，他的背囊比战友更重一些，战友们开玩笑说：“何医生背着‘百宝箱’。”

去年夏天，独龙江连降暴雨，泥石流裹挟巨石冲下，巴坡村唯一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断，几名游客被困山中。何涛和战友一起走进齐腰的河水，他们手拉手搭起“护栏”，让游客扶着自己的肩膀一点点蹚水到河对岸。随后，何涛又为游客检查伤口，包扎止血。

巡逻队每次途经孔当村，都要去看望几位独龙族的“纹面女”老阿妈。“纹面女”是生活在独龙江地区独特的文化习俗。这一传统延续千年，如今已成为正在消失的“活化石”。

80岁的“纹面女”背国芳老阿妈，腿脚不便，常年受风湿折磨。每隔一阵子，何涛就和

独龙江畔的“山茶花”

闻胜胜 胡林

战友一起，带着常用药上门。奶奶远远瞧见就喊“玛车”（意为“亲人”），何涛蹲下身帮她测血压、换膏药。战士们劈柴、扫院子，把水缸挑满。

“以前受苦，如今日子甜，兵娃娃把我们照顾得很好。”奶奶笑着说。望着窗外在风雨中摇曳的山茶花，何涛在心中默默地说：“守在这儿，不就为守护这份甜吗？”

夜深了，江畔营区灯火点点，与远山洁白的山茶花融在一起。那花开在风雪里、悬崖边，也开在独龙江乡亲的心坎上。

连队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但坚守从未改变。每次巡逻归来，他们经过村寨都要和乡亲们热情地打招呼。在官兵心里，这里的山、这里的水、这里的人，早就是故乡了。